

《黃友棣——不能遺忘的杜鵑花》，臺北：時報出版。民 91 年 12 月。179 頁，年表、著作表、圖版。

黃友棣——不能遺忘的杜鵑花

序

沈 冬

「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」，是我很小的時候就會唱的一首歌；後來，年紀稍長，同學間開始流行起「遺忘」：「若我不能遺忘，這纖小軀體，又怎載得起如許沈重憂傷！人說愛情故事，值得終生想念，但是我呀！只想把它遺忘！」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少年時期，唱著唱著，每個女生都不自覺地蹙眉捧心，彷彿也承載了愛情的沈重憂傷，必須學習遺忘。

我還會唱〈中秋怨〉、〈問鶯燕〉、〈當晚霞滿天〉、〈思我故鄉〉……，當然，還有那首一唱就要肅然起敬的〈孔子紀念歌——禮運大同篇〉。我老是懷疑，那一串串佶屈聱牙的歌詞，作曲者是如何把它變成流暢的旋律，並且塞進我們的腦子裡去的。

我從來不曾注意到，這些歌曲都是出自同一個作曲者之手，那就是黃友棣先生。

我更沒有想到，有一天，我要為黃先生來寫一本傳記。

為黃先生寫傳，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：

其一、黃先生與民國同壽，今年九十一歲整；他的一生，經歷了國民革命、北伐、抗戰，如同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縮影。新舊時代的變遷，東西文化的激盪，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殘存的印記。這樣豐富精采的生命歷程，豈是屈屈數萬字的傳記可以克盡全功的！

其二、黃先生勤於著述，迄今已完成了不下兩千首曲子，十餘本專著，這麼篤實深厚的音樂成就與學問涵養，又豈是這樣一本小書可以分析透徹的呢！

更何況，黃先生至今仍耳聰目明，健談爽朗，他會以他一貫嚴謹的態度，仔細地閱讀每一個字句，作一個最精細，卻也是最寬容的讀者。

想到這裡，令我兢兢業業，對這本書更不敢稍存苟且之心了。

近年以來，有不少人為黃友棣先生寫傳，還有兩篇以黃先生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；雖然篇幅長短不同，詳略各異，但都大體勾勒了黃先生的生命圖像。我一直苦苦思索，我要寫的這本傳記，與現存的其他傳記有何差異？我要如何呈現黃友棣這個人？

中國音樂史一直是我的研究興趣之一；當我接觸黃友棣先生的資料時，很自然地，我運用了閱讀歷史的眼光，想為他找尋一個音樂史上的定位。這個定位，

兼具歷時性（diachronic）與共時性（synchronic）；不僅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，更因時代環境及黃先生個人經歷，必須放大至兩岸三地的大格局裡去衡量。這是本書希望呈現的觀點之一。

黃友棣先生並非出身於正統的音樂學院，他的音樂教育，大半來自於苦學自修。這種執著與熱情非常人所能。本書〈生命的樂章〉以三章的篇幅寫他三十八歲以前的生活，仔細描寫了他的成長歷程，刻畫了他與音樂的因緣遇合。三十八歲以後，生命大體定型，就以第四章作通盤的介紹。這樣的章節安排，是爲了突顯他苦學音樂的不易，以及堅持理想的毅力，這是本書希望呈現的觀點之二。

黃友棣先生遵循儒家的音樂思想，主張「大樂必易」，美好的音樂不需要繁複的華彩；同樣的，好的人物傳記也不應艱深難懂。本書是寫給一般社會大眾看的，因此，書中迴避了連篇累牘的音樂術語和音樂分析，轉而介紹黃先生的人格特質和音樂思想；試圖引領讀者進入作曲家的內心世界，窺視舞臺大幕後音樂家的真實性情。這是本書希望呈現的觀點之三。

作爲一個音樂家，黃友棣先生的舊學根柢是相當出色的，他熟讀詩詞，博覽古籍；表現在音樂上，他特別強調詩樂合一，重視平仄格律與音樂旋律的配合。這分功夫，並不是音樂界人人都能欣賞的，卻是黃先生獨具特色的音樂成就之一。這是本書希望呈現的觀點之四。

黃友棣先生精於作曲、演奏，能指揮，會教學，但在本質上，他是一位音樂教育家。他深受「學堂樂歌」那一代音樂家的影響，以音樂教育爲職志；寧可不作交響曲，也要爲兒童寫歌舞劇。這種屈己從人的襟抱是可佩的。本書名爲《不能遺忘的杜鵑花》，〈遺忘〉與〈杜鵑花〉，都是黃先生名作；他少小清貧，苦學音樂，猶如山坡上的野杜鵑，雖然飽經風雨，卻依舊燦爛吐豔，他的爲人和音樂，誰能輕易遺忘呢？

本書的完成，要感謝黃友棣先生的指導、趙琴小姐的玉成、時報出版公司的鼎力協助；還有，高雄地區的朋友們——陳麗枝、辛明盡、王景行、鄭光輝、李子韶、張瑾、陳碧霜、敬定法師……，他們把對黃友棣先生的愛轉化爲對我的幫助，他們的熱情與無私是我永遠感念的。